

少城



一座三千年城池的人文胎记

3000多年前的「部落时代」，成都就已经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2200年前的成都如惊弓之鸟，「丝丝风吹草动，都会让夕阳映在斑驳的院墙上，看穿2000年成都的前世今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城：一座三千年城池的人文胎记 / 章夫，傅尔济吉特氏·哈伦娜格 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411-2664-2

I. 少… II. ①章…②傅…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5407号

少城

一座三千年城池的人文胎记

SHAOCHENG

YI ZUO SAN QIAN NIAN CHENG CHI
DE REN WEN TAI JI

章 夫

傅尔济吉特氏·哈伦娜格

策划组稿 金平 黄立新
责任编辑 何炜
内文摄影 章夫 (美)那爱德 魏司等
封面设计 张聪
内文设计 张聪
责任印刷 唐茵
责任校对 冯琳 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664-2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40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08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32.00元

少城是解读成都文明的密码

章夫

1

一个城市的记忆，都必须打上文化的烙印。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成都及其与之同时代的少城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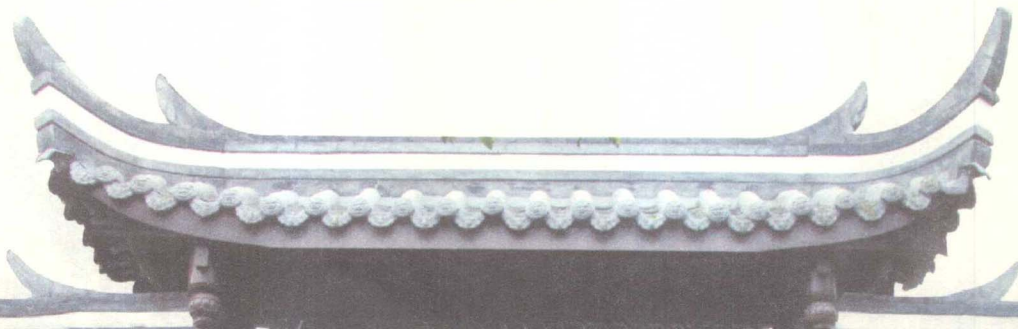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说，一部少城的历史，其实就是成都的文明史。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就是这座城池的历史悠久程度。成都真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未改名换址之城，应该始于秦时。秦人张仪历经种种艰辛，先按“咸阳建制兴筑成都、郫城和临邛三城城垣”不成功，在乌龟的“教诲”之下（相传张仪筑城时屡败，后来乌龟引路，张仪方筑城成功），最后方筑城大小两座，大城在东，名为“大城”，小城在西，称为“少城”。西晋时成都大文豪左思的《蜀都赋》云：“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即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大城与少城的历史方位。

2

我一直在想，或许张仪当初筑城时，因成都平原土地卑湿，沼泽沮洳遍布，难度极大，是不是先筑小城而获经验，再筑大城？从考古中我们发现，后来的大城在城池上比少城更为坚固，少城可以称得上“试制品”。少城在大城之西，成都的战事多从“西”起，或许因为少城是大城的前哨堡垒？自古以来，少城就是成都的经济中心，《华阳国志·蜀志》形容“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闾，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而大城是成都的政治中心，政府长官及各办事机构都在大城。成都历史上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少城数次遭受重创，以换来大城的相对安全。至此可看出少城的“屏障角色”。

这两个筑城理由似乎都存之有理。但秦人张仪究竟基于哪一点，数千年后我们只能猜测。可以肯定的是，当初的大城与少城形同母子，是一种唇齿相依的依存关系，到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迅猛，少城便成为大城的“城中之城”了。



3

按理说“秦大夫张仪”应该是成都的敌人，他是“秦兵灭蜀”的直接实施者。或许正是因为他灭蜀有经验，秦国便派他治理蜀国。成都人自古就有海纳百川式的包容。为纪念张仪灭“蜀”后的筑城之功，成都人专门修造一座城楼名为“张仪楼”。随着世代的不断修缮，张仪楼后来竟“高百尺”，历代诗人墨客为之吟诗唱赋，最为有名的就是著名大诗人岑参在《张仪楼》里的那句“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直到1200年后的唐朝后期，张仪楼才在历史风雨中仙逝。

少城并没有因为张仪楼的消亡而衰败。《酉阳杂俎》载，少城内“广填华屋，置楼观榭圃，并饰以金碧珠翠”。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见少城那个时候的潇洒与倜傥，这种潇洒与倜傥引来了不少名人在此居留，如汉代大儒扬雄的“草玄堂”、三国诸葛的“丞相府”，还有司马相如的府邸等都镶嵌在少城之内。

4

少城的蜜月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时因屡遭战火，终究毁于一旦。两百多年后的隋朝初年，蜀王杨秀重建少城，在隋唐时期才又繁盛起来，连五代时的前蜀、后蜀宫殿均在少城之中。到了明末清初，成都又经历了一次大的战乱，少城也难于幸免。城廓屋宇几乎荡然无存。

虽然遭受一百次毁灭，也要再现一百零一次的辉煌。顽强的少城，再次经历命运的抉择与考验。康熙五十七年（1718）调荆州驻防旗兵3000名来川，六十年（1721）选留1600名永驻成都。当局这一决策绝对是少城历史上的一个拐点。如果旗兵不进驻少城，少城还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少城的辉煌是不是可以延续，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以那样一种方式延续。事实证明，大清时期满蒙人手里的少城，是保存得最为完好且不断辉煌的少城。

5

大清时的少城有三个级别：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和城守卫衙门。成都那条蜈蚣之“头”——“将军”地位之显赫，可以从“将军衙门”大门上的两块匾额求证，上面分别刻着八个大字：“望重西南”、“控驭岩疆”。

烈火中永生的少城（其时为满城）景致，可以从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中一见端倪：“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就这样一座城中之城，竟然承载着无数次的历史风云变幻，在地点不过三四平方公里的袖珍版图上，演绎出了那么多的波谲云诡，还有民众的兴衰沉浮。

6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年帝制，本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丰功伟绩自不待言。但这一打破旧世界的行为，就像我们端起盆子泼脏水时，将盆里的娃娃一起泼掉一样，少城就是那盆污水里可爱的娃娃。也就在那个时候，少城完好的城墙开始被拆除了，直到1935年被全部拆除，哪怕那些叫做“胡同”的街名也不例外，全都改称为“街”“巷”。

用武断和暴力行为对待文化，是历朝统治者在改朝换代之时惯用的手法，以为这样斩钉截铁便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旧时的一切，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其实文化是不能被武断地割裂的，受害的最终是我们自己，而文化的血脉也是无法被武断地铲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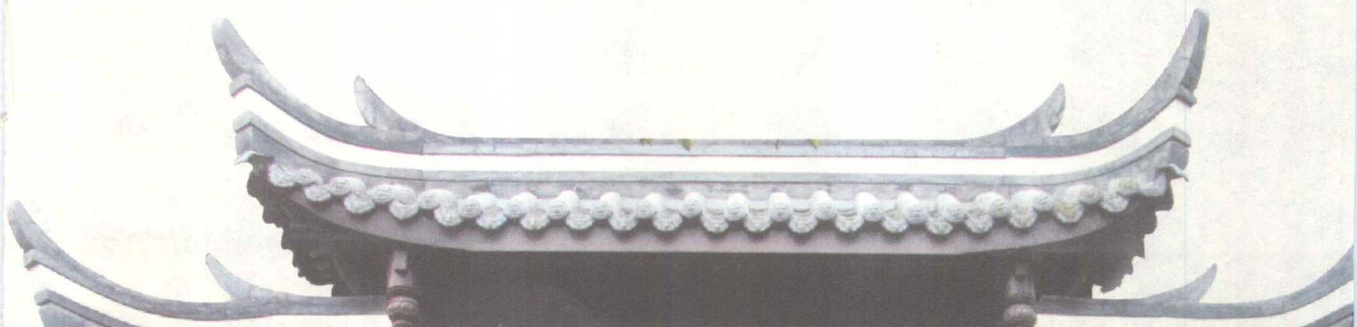
7

少城见证了中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革命”，堪称一位风雨老人。今天，脱胎换骨的少城正在经历又一次命运涅槃。

每每想起那似蜈蚣的城池，我的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那个“千足蜈蚣”的城市雏形，正是成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象征。

宛如一个人，一座城市也有其灵魂的话，那么成都的灵魂无疑在命运多舛的少城。她是成都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名城的关键所在。成都文明的源头，很大程度上从少城身上体现出来。

丁亥年仲冬于蓉城得一书斋





| 第一章 | (002-031)

289年前，一批不速之客从天而降

289年前的成都如惊弓之鸟。一丝丝风吹草动，都会让这座城市着凉感冒。

康熙御笔一挥，朱批“驻荆州八旗子弟，入川剿匪”。于是乎，一支北方的军队，从战略要地湖北荆州起程，迎着呼啸的北风，风一样地开进了成都。

在成都史上五次大移民中，这是一次超乎寻常的特殊移民，前后跨度20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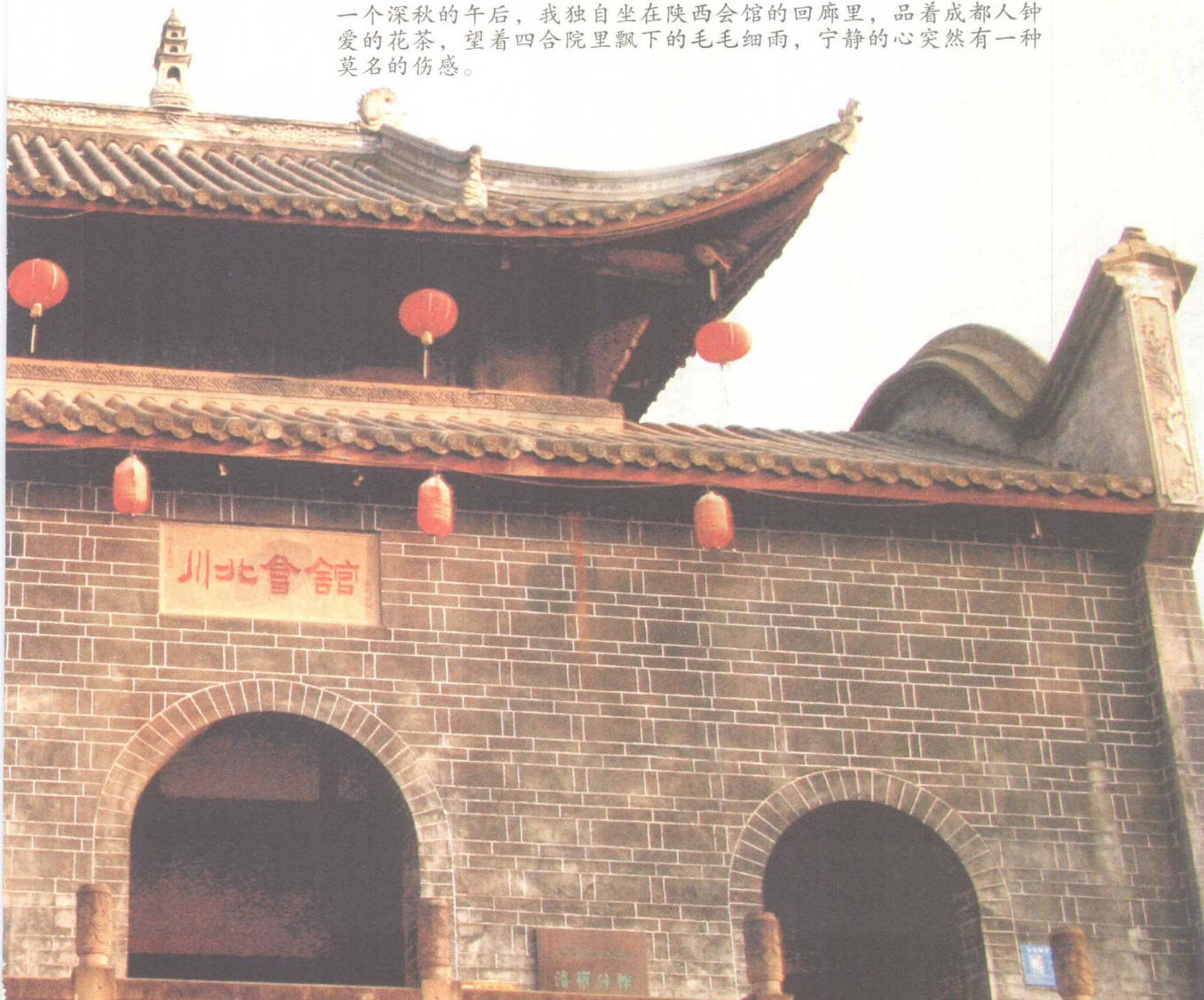
清朝时期，满人满打满算也只有20多万人，要征服数亿人的大中国，要治理偌大一个汉人众多的国家，在“爱新觉罗们”眼里，除在政治上使用汉人外，“驻防”便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这一“驻防战略”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治国秘方。

史学家习惯于把成都自古到今历史上的移民归结为“五次大移民”，可以说，成都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五次大移民，“土著成都人”几乎给“移”没有了。

与五方之民杂处，与五方神灵共欢。一个个会馆，生动地记录着当年大移民的真实历史。

成都历史上的五次大移民，直接源于成都史上的三次大屠杀。一个深秋的午后，我独自坐在陕西会馆的回廊里，品着成都人钟爱的花茶，望着四合院里飘下的毛毛细雨，宁静的心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01. 康熙五十七年，那个冬天的下午 004
02. 萧瑟的成都，满城尽带黄金甲 006
03. 那个朝代的土豪劣绅 009
04. 准噶尔遮挡了我们的视线 012
05. 一旦西藏失守，成都也不好收拾了 015
06. 聚焦岳飞的二十一世孙 017
07. 成都是康熙爷的『一块心病』 019
08. 会馆成为移民的精神家园 022
09. 『陕西人』在成都的爱恨情仇 025
10. 『三次大屠杀』和『五次大移民』的渊藪 028





成德宮

第二章 (032-055)
少城在成都的历史方位



3000多年前的“部落时代”，成都就已经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蜀道”开通不久，从秦国开出来的不是商车而是战车，这场侵略战争只留下“秦兵侵蜀，灭开明氏”八个古文字。

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量的出土瑰宝我们可以知道，秦灭蜀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为了“充塞疆域”，更重要的是看重这里的“水土肥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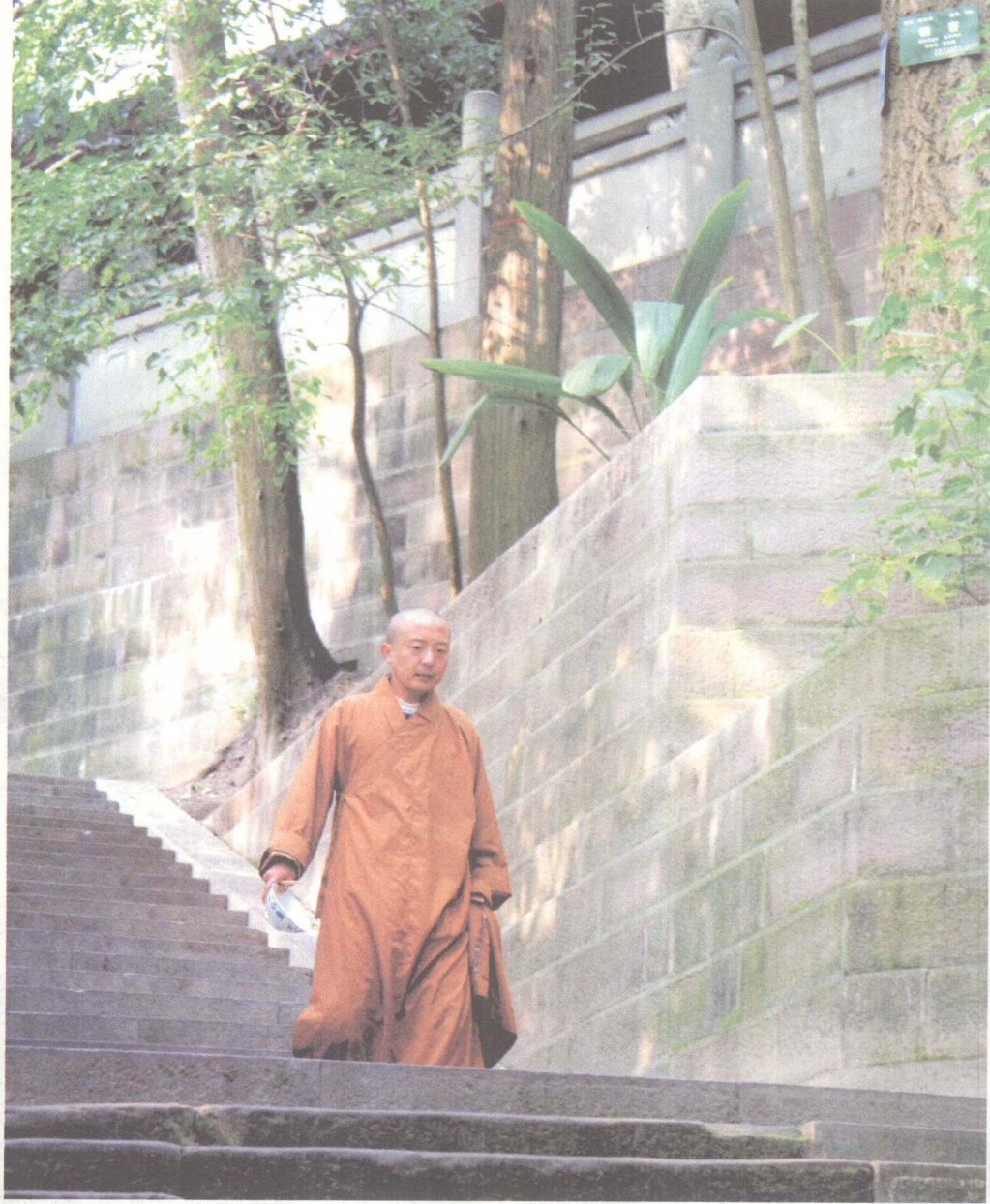
史载，最早在成都筑城的是张仪，张仪这个名字一直为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张仪既是成都筑城的鼻祖，也是成都的敌人。他是“秦兵侵蜀，灭开明氏”的直接实施者。

唐宋时期的成都是最为光鲜的时候，胭脂气很重。不但是宋代才子苏轼笔下最有名的“西南大都会”，还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有着“扬一益二”之美誉。

成都的“小康时期”还不是在名噪一时的唐宋时期，而是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5年的58年五代时期。

公元1912年“大革命”之后，打破了满汉界限，改“满城”为“少城”，改“胡同”为“街”“巷”，“少城”在得到完全解放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 11. 张仪手中的“龟城”自蜀灭而生 034
- 12. 成都之初，少城便是婀娜多姿的贵妇人 037
- 13. “帝王之都”的成都祸患 040
- 14. 摩河池与“扬一益二”踟蹰共舞 042
- 15. 成都的命运握在两个农民手里 046
- 16. “少城”与“满城”的精彩“换房” 050

| 第三章 | (056-083)

“少城模式”的清朝之治



一直在马背上觊觎的爱新觉罗家族乘虚而入，大举入关，定鼎中原，建都北京。在取得“天下”之后，中国便开始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清朝之治”。

御制《将军箴》说：“八旗禁旅，生聚帝都，日增月盛，分驻寰区，星罗棋布，奕禩良谟。”为了巩固其统治政权，努尔哈赤采纳洪承畴的建议，把强健的八旗兵分驻在重要的各大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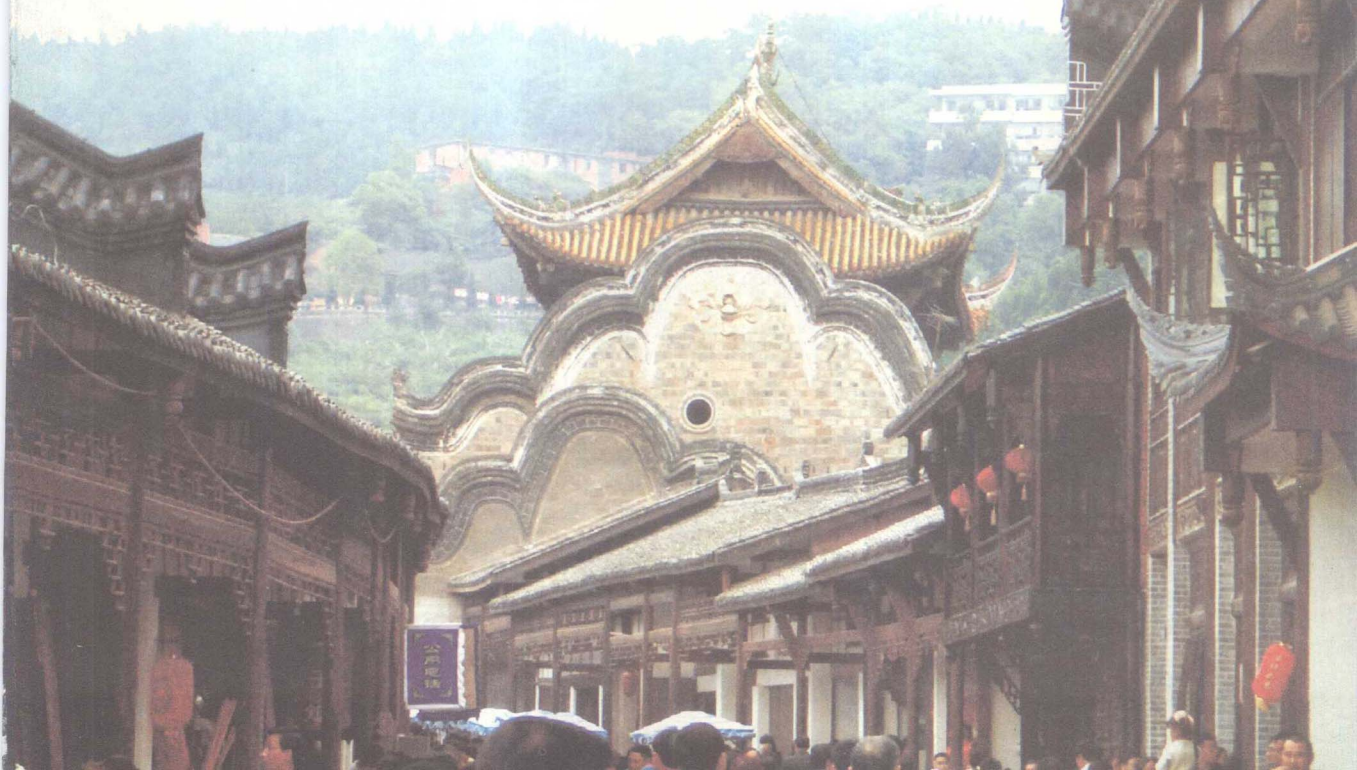
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就有了满城，就有了驻防旗兵，也就诞生了成都的满蒙族。

时间是观察历史最好的通道。有的如陈年老窖，时间越久，越是甘醇，而有的却越是激荡和神秘，留下的印记越深。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少城公园注定是让历史记住的地方，直接引发辛亥革命的“成都保路运动”就诞生在这个以休闲著称的城市。

公元1949年的那个金秋，少城公园的历史使命彻底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至今沿用的“人民公园”的牌子……

“少城公园”与“人民公园”两块牌子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也意味着神秘莫测的“少城时代”面纱褪尽，一去不返。





- 17. 威风八面的“八旗时代” 058
- 18. 成都满城的“北京模式” 061
- 19. 城市是一座兵营，兵营乃一座城池 064
- 20. “皇粮”和“皇饷”都是天然的“成都造” 068
- 21. “满城现象”折射出清朝体制 072
- 22. 末代八旗将军的特殊礼物 076
- 23. 一座公园的易名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078



A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people are seated at round wooden tables, some with blue thermoses. In the background, a stage with a red backdrop and blue and gold decorations is visible. Two vertical strings of red lanterns hang from the top. The scene is captured in warm, golden light, likely during sunset or sunrise.

| 第四章 | (084-109)

一条“蜈蚣”的城市雏形

兵营是一座城市，城市是一座兵营。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两百多年前的少城，是再恰当不过了。

傅崇矩《成都通览》称，满城“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

据建筑专家称，这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极为罕见的一种形态。

或许在老一辈成都人心中，少城只剩下断垣残壁，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符号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城更多的是指宽巷子和窄巷子两条幽深的巷子，少城本身也只是在指指点点的地图上和心目中去勾勒了；而在我们下一代的孩子眼里，少城已经没有多少概念了。

我不禁感慨世事变迁得太快，区区300年间，一座曾经高深莫测轰轰烈烈的城市，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没有一丝丝痕迹。

可不知为什么，我们却一直梦想在这少城的旧址上，期冀能发现当年的蛛丝马迹。

面对喧嚣的城市，我什么也想不出。面对那些高楼与大厦，面对那些钉在路标牌上的一个个曾经唤起我们无限想象的地名，我苦笑着，怅然离去。

